

司马云飞 著



怒剑狂侠

第二十六章

定了定神，他才提着剑跨出了殿门，向旁边搜索着走去，他不知道要搜索什么，更不知要找什么。

找到了一间空屋，门是紧闭的，里面有呻吟之声，他用剑砍断了门上的铜锁，一脚把门踢开，里面冲出一条人影直向他扑来，他本能地用剑一撩。

那个人似乎没有看见他手中所持的宝剑，仍是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，夏侯杰只是为了防卫，并无杀人的意图，见状正想撤回宝剑。可是他忘记了自己功力已失，动作不能那么如意了。

剑光扫向那人的前胸，一声惨呼，红光崩现，那人被拦腰砍成了两截，倒在地下。

惨呼声招来了其他的人，见到夏侯杰手挺神剑，大家都呆住了，想要冲上来，却又不敢。

夏侯杰自己也呆住了，因为他看清了这个被杀的人正是魔心圣教中的司刑祭司赵景霞。

不过，她也可能是“忧愁仙子”赵景云，因为不久之前夏侯杰还见到赵景云以这种容貌在此地活动的。

同时赵景云也说过她把赵景霞点住了穴道，藏在堡外的砂堆里，赵景云离去并没有多久。

为了证实这个人究竟是谁，夏侯杰只得将半截尸体拖到脚下，伸手去撕尸身的脸皮。

因为赵景云的易容术仍是需用面具来化装的，尸体的脸皮很松，几乎可以应指而起。

这证明了尸体是带着面具的，他的心中一沉，假如这人是赵景霞，自然不会带面具，既然带着面具，便不可能是赵景霞，那么又是谁呢？

最大的可能是赵景云！

夏侯杰怔怔地思索了一下，突然举剑将尸体的头颅砍得粉碎，使血肉与蒙在上面的面具混成一堆，再也无法分清，四周魔心圣教的门下都诧然地望着他，不明白他何以对一个已死的人仍不肯放过！

自然他们对夏侯杰残毒的手段感到很愤怒，可是他们又不敢上前，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柄剑的厉害，同时也知道赵景霞的武功比在场的人都高，赵景霞都被他杀死了，其他人上前也是送死，他们只有紧紧地包围着夏侯杰。

夏侯杰将尸体砍碎后，一扬长剑叫道：“还有人想上来送死吗？”

四周的人没有回答，夏侯杰又道：“很好，你们既然不想上来送死，就带我到地牢去。”

四周仍是没有回答，夏侯杰装作很凶恶地叫道：“现在赫连新不在此地，我不愿多杀无辜，才对你们特别客气，假如你们不肯带路，我就要大开杀戒了！”

说着举剑威吓地抡了一抡，将包围的人群逼得连连后退，夏侯杰知道威胁已经产生了作用，干脆装做到底，他提剑向人群逼去。

人群中闪出一个女子道：“我带你去好了！”

夏侯杰认出这女子正是他最先碰到的魔心圣教的门人之

一，那是属于温玉芹的手下，在沙漠上已经见过了。

人群中有人朝她叫道：“你敢……”

那女子断然地道：“这是没有法子的事，连赵大祭师都被他杀死了，我们又怎能拦得住，我相信教主回来，也不能怪我们贪生怕死！”

其他人似乎被她的理由折服了，自动地让出一条路。

那女子朝夏侯杰道：“跟我来吧！”

夏侯杰用剑比着她道：“你可别跟我玩花样！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何必玩花样，你就是到了地牢，也无法把那三个人救出去，他们中了教主的魔心迷魂香，不但功力全失，而且体力衰弱到了极点，你用什么方法带他们逃出这广阔的沙漠呢？”

夏侯杰故意哈哈一笑道：“魔心迷香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不是照样中了毒，可是并没有受到一点影响。”

那女子一怔道：“你的确不象是中毒的样子，可是那些人的情形却严重多了！”

夏侯杰心里一动，觉得事情果然有点奇怪，自己与梅铁风等三人同样中了毒，何以他们会特别严重呢？

再仔细一想，他才记起赫连新曾经给他吃过一颗药，那颗药一定是轻微的解药，虽然无法使他完全恢复，却能使他和常人一般地行动。

于是他不动声色地道：“不要你管，你带路好了！”

那女子说着话，默然在前引路，走过一片房屋，来至一处石塔式的建筑物前面。

那石塔高有七八层，入口处却是深入地下，有一条石砌的阶梯通下去。

那女子用手一指道：“地牢就在这下面。”

夏侯杰沉声道：“还是你走在前面，希望你不是骗人，同时我再警告你一声，别玩花样，我的剑就指在你的后心上，一点不对劲，你将是首先遭殃的人。”

那女子微现踟蹰道：“我带你到这里，已经是犯了大罪，若是再带你进入地牢，教主回来，我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夏侯杰冷笑道：“照你这一说，牢里还有花样吧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不错！在通往地牢的路上，还有一部分机关埋伏，不过你有着本教的圣剑，自然不算什么！”

夏侯杰不能让她知道自己的功力尚未恢复，可能通不过那些机关，而且等一下还要将三个行动无力的人带出来，更不能有所阻碍，他只得厉声道：“我懒得去费神，还是由你带路！”

那女子惶恐地道：“我宁可被你杀死也不敢那样做！”

夏侯杰大声道：“很好！既然你怕以后的活罪难受，我就给你一个痛快死的机会！”

那女子急声道：“你现在就要杀死我？”

夏侯杰沉着脸道：“不错！这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既然你不肯带路，我只有杀了你！”

那女子目睹他杀人毁尸的手段，再看他一脸的凶相，不禁吓软了，只得咬咬牙道：“好吧！我带你下去就是！”

夏侯杰微微一笑剑尖顶在她的后心上，跟着她一步步向下走去，塔门里面是两条螺旋形的石梯，一条通上去，一条深入地下。

那女子走到分岔口的地方，略略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朝向下的梯道走去。

夏侯杰问道：“上面是什么地方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不知道，那是禁区，听说是教主练功的静室与书房，只有教主与两大圣者能出入。”

夏侯杰点点头，继续向下走去。转了两个圈子后，才看见另一道厚重的木门密闭着。

那女子道：“这里面就是监囚人犯的地牢了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进去！”

那女子揭开门旁墙上的一个暗盖，里面竟是一个方形的暗洞，安装着十几个按钮！

她又伸手去按钮时，夏侯杰忙喝止道：“你这又想干什么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第一个按钮开门，第二个按钮停止机关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其他的按钮呢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不知道！我们通常只使用那两个按钮就够了，在魔心圣教中，所知道的秘密与身份有关，我的身份与地位还不够知道更多的事。”

夏侯杰想了想道：“你先把门打开。”

那女子按下第一个圆钮，那道沉重的木门自动地向后移去，然而门后仍然是一片漆黑，那女子连忙解释道：“必须要按下第二个圆钮，使机关停止作用，才可以看见里面的情形。”

夏侯杰为了慎重起见，大声朝里面叫道：“黄兄！梅姑娘！你们怎么样了？”

门后毫无回音。那女子道：“他们中了迷香之毒，昏迷不知人事，怎会听得见你的招呼。”

说着正待去按第二个按钮，夏侯杰忽然道：“不用了，现

在我们上吧！”

那女子微怔道：“你不想救人了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照目前的情形看，我一个人也救不了他们，必须另找人帮忙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这里有谁能帮你的忙呢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有的！在上面的密室中！”

那女子神色一变道：“那是……”

夏侯杰道：“我知道那是教主的书房，更知道郝步芳在那里，只有她才能解开迷香的毒，我们找她去。”

那女子变色道：“她会给你解药吗？”

夏侯杰摇头道：“自然不会，可是我自己认识解药是什么样子，我把她赶跑了，就可以取得解药。”

那女子忙道：“你自己去吧！我可不敢再带路了。”

夏侯杰双目一瞪道：“你非带路不可，而且我还要叫你把她约出来，在密室之中，我胜她比较困难。”

那女子神色极端恐惧地道：“我绝不带你去。”

夏侯杰用剑一指道：“除非你不要命！”

那女子连忙朝后一退，接着飞快地伸手去按第二个圆钮。

夏侯杰动作比她更快，一剑撩过去，平拍在她的手背上，将她打得一个踉跄坐倒在地，厉声叫道：“你果然想捣蛋，这按钮究竟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是停止机关的。”

夏侯杰含笑道：“你还想说谎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不是说谎。这个圆钮确实可以停止机关，但是也可以通知里面的人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里面还有人吗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地牢中自然有看守的人，而且这些人都是本教精选的高手。”

夏侯杰冷冷地道：“你以为他们能救得了你吗？”

那女子带着哭声道：“不管救不救得了，至少可以使他们知道我是在胁迫下带你进来的，而且事先尽到了报警的责任，日后教主怪罪下来，我的罪也可以轻一点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你带我去见郝步芳，有她替你作证，岂不更有力量。”

那女子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也许行，我可以试试看。”

说完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，夏侯杰以为她完全屈服了，遂不疑她，而且也放松了戒备。

谁知那女子十分狡猾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又伸手往按钮上撤去。夏侯杰来不及阻止，而且也想到那按钮必然是发动什么机关之用，遂急忙退了两步，挺剑作应变的准备。

那女子撤下按钮之后，神情变得十分得意，跨步向门内冲去，夏侯杰倒是不敢冒昧追上去。

可是那女子才走进两三步，还没有完全隐入黑暗之中，忽地一声尖叫，跌了出来，已是身首异处。

夏侯杰也是一怔，但见暗中急窜出一条人影，手中也挺着长剑。夏侯杰忙挥剑待敌，那人却急急地低声道：“夏侯大侠，不要误会！是我。”

夏侯杰闻声收剑，却见那人是一个女子，全身都包着白布，只留出长长的头发与一对眼睛。

他大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女子低声道：“夏侯大侠，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

了？我是温玉芹。”

夏侯杰又是一怔，听声音倒象。而且温玉芹被赫连新借以为立威示意，严刑拷打得遍体鳞伤，所以全身才包着白布，大概是不会错了。不过温玉芹也是魔心圣教中人，她鬼祟祟地干什么？

温玉芹着急地指着地下的尸体道：“夏侯大快！你上她的当了，这里不是地牢，幸亏我在里面听见了你们的谈话，割断了按钮的线路。”

夏侯杰忙问道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温玉芹道：“是教主的书房，郝步芳正在里面练剑，这家伙把你带来，是想叫她来对付你的。”

夏侯杰怔了一怔道：“你在里面做什么？”

温玉芹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道：“偷解药。”

夏侯杰连忙问道：“这药能解毒吗？”

温玉芹摇头道：“不能！真正的解药在郝步芳那儿，这药与你服下去的一样，可以使毒性稍轻……”

夏侯杰一惊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温玉芹道：“我随着大家离开圣殿后，又偷偷地溜了回来，看见教主喂了你一颗药，使你能行动了，我记起教主的书房外室中也放着一瓶同样的解药，才冒死进来偷取，准备拿去给梅小姐服用，然后再设法帮她逃出去……”

夏侯杰微感意外地道：“你怎么会叛教帮助我们呢？”

温玉芹一叹道：“我对教主忠心耿耿，教主却不拿我当人看待，为了取信白驼派，对我横加酷虐。而梅小姐是敌人，却肯为我抱不平而救了我，同时我又偷听了教主与他门下两个得意弟子的谈话，才知道魔心圣教一切都是骗人的，我才

决心脱离他们。”

夏侯杰也轻轻一叹道：“你总算觉悟了，以暴刑为规约，以奴役欺骗为手段的组织，必然不会有善终的。”

温玉芹惨然道：“我虽然有悔悟之心，可是教主不会放过我的，因此我只想以此死去，为梅小姐尽一点力，报答她对我的深恩，也就死而无憾了。”

夏侯杰忙道：“你别怕！只要你有心弃暗投明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”

温玉芹摇头叹道：“夏侯大侠！目前只有我知道你的功力未复，趁着郝步芳还在闭门练剑，我们赶紧救出梅小姐他们，离开此地才是上策。”

夏侯杰独在沉吟，温玉芹道：“夏侯大侠！你的功力是否真的失去了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！”

温玉芹略有怀疑地道：“那你怎么能够夺回圣剑，而且还杀死了赵大祭司！”

夏侯杰想了一想，觉得还是把赵景云隐身在此的事情暂时保密的好，遂苦笑一下道：“我功力虽失，却因为服过赫连新的解药，行动已能自如，剑招还没有忘记，在出其不意之下，才杀死了赵景霞！”

温玉芹追问道：“那你如何得到圣剑的？”

夏侯杰只得继续编谎道：“剑是赵景霞拿来的，她准备放回圣殿的神像上去，因为她对我失去了戒意，才被我得了手！”

温玉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只有逃亡一策了！不过你功力未复，怎么想到去找郝步芳要解药呢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魔心迷魂香的厉害是我亲身领略过的，其他三人中毒的情形比我更严重。要我带着三个无法行动的人离开此地是绝不可能的，而我又不能抛下他们独自离开，所以只好冒险找郝步芳一斗，也许可以凭着招式将她折服，逼她交出解药。”

温玉芹连连摇头道：“郝步芳已得教主的真传，剑法武功都不比你差多少，这个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我明白！不过我别无选择，只有行此下策，现在有了你的帮助，我自然不必冒险了。”

温玉芹擎着手中的玉瓶道：“这种解药只能恢复行动，并不能彻底解毒，纵然你们能逃出城堡，要想躲开教主的追击，回到中原，仍是相当困难。”

夏侯杰苦笑道：“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，也许将来我会另外想出解毒的方法！我们快救人去吧。”

温玉芹默然地点点头，领着夏侯杰向上走去，一直走到塔的顶层，才伸手推开一扇门，走向另一条地道。

夏侯杰诧然道：“原来地牢在这里！”

温玉芹道：“不错！刚才那个死鬼故意将地牢与书房的位置颠倒过来，是想把你引到郝步芳那儿去的。”

夏侯杰吁了一口气道：“那我叫她带我到郝步芳那儿去时，她为什么不肯呢？”

温玉芹叹道：“她骗你在先，见你自动要去找郝步芳倒是大出意外，更不知如何自圆其说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她只要告诉我实话就行了。”

温玉芹摇头道：“魔心圣教把人训练得猜忌诡诈，以为天下都是一样的，她想告诉你实话，又怕你不相信而杀了她，

只有拚命报警以求自保了。”

夏侯杰摇头道：“愚蠢，愚蠢！实在太愚蠢了，我一向不愿意轻易杀人，更不会杀死一个赤手空拳的女子，她如告诉我实话，我绝对不会杀她的。”

温玉芹道：“魔心圣教中人人如此，我若不是因为身受酷刑而觉醒了，定也会跟她一样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赫连新对人如此残酷无情，为什么你们会如此驯从他呢？”

温玉芹叹道：“魔心圣教中人都知道那神像是凭空捏造，可是进入圣殿之后，面对那尊神像，不知怎的居然会从心中生出一种敬畏之心而不敢反抗。”

夏侯杰默然片刻才道：“赫连新真不愧为一代奇才，他这种控制人心的手段实在太厉害了。”

温玉芹道：“所以魔心圣教的势力能在西域如此稳固，每个教中的弟子明知身入牢笼，也许会永沦苦海而无法自拔，却很少有人会生叛念，而且有很多人还拼命想加入本教而不可得。”

夏侯杰问道：“你们究竟贪图些什么呢？”

温玉芹道：“权势！教中的弟子虽然在思想与行动上失去了自由，可是在别的地方却具有相当大的权势，除了白驼派的势力范围外，本教弟子在西域各地都很受尊敬，操生杀之大权，予取予求，从没有人敢反抗，为着这一点，大家才拼命想挤进本教来。”

夏侯杰愤然道：“这简直是个假恶魔的组织，若是由它发展到中原去，真不知会引起多大的后患。”

温玉芹道：“夏侯大侠！当今之计，你们先保全性命为上

策，至于要想摧毁魔心圣教的势力，恐怕还要经过一番努力，尤其要想在武功上胜过教主，更是难上加难。”

夏侯杰眉头深皱地跟着她走到一处石室中，室门装着粗如人臂的铁栅，室内分为三个小格。

梅铁风祖孙与黄先青各被关在一间铁格中，由淡黄的灯光照着，神色憔悴，软绵绵地卧倒在地上。

夏侯杰连忙举起手中的宝剑，想砍断铁栅，把他们救出来。

温玉芹拦住他道：“不行！这铁栅是空的，里面藏有毒水，喷出来能致人于死命。”

夏侯杰骇然止手道：“那要怎样才能救他们出来呢？”

温玉芹道：“把门上的铁锁砍断，就能把门打开了，本来这里还有很多机关，幸亏前天进来的两个人把机关都破坏了，否则我们还很难到此地呢。”

夏侯杰心里一动，对于那两个人充满了怀疑，很后悔没向赵景云问个明白，因此忙问道：“那两个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温玉芹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夏侯杰摇头道：“我若知道又何必问你呢？”

温玉芹道：“那我也不知道，这两个人是打着你与梅小姐的字号来的，武功很强，教主亲自出手才把他们制住了，也是关在这地牢内，谁知他们居然破坏了许多机关逃走了。教主也发现夺得的圣剑是假的，因此十分震怒，认为是你们故意玩的花样。”

夏侯杰问不出头绪，只有暂时搁下，举剑去削栅门铁锁，谁知那铁锁十分坚固，锐利的剑锋砍上去，只削下一点铁屑。

温玉芹急声道：“夏侯大侠！你手里的圣剑是不是真的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！假剑被西门玉带走了。”

温玉芹道：“这就怪了，这铁锁虽是精钢所铸，却挡不住圣剑的利锋，怎么会砍不断呢？”

夏侯杰又用力砍了两下，依然只能削下一些碎屑，他只得把剑交给温玉芹道：“我的功力已失，劲道不足，你来试试看吧！”

温玉芹接过剑来，振腕一剑，果然将铁锁砍断了，打开铁门后，她将剑还给夏侯杰道：“夏侯大侠，等一下你出去时，可千万小心，别跟人动手，否则让人知道你的功力不足，想离开此地就难了。”

夏侯杰苦笑着接过宝剑，温玉芹已匆匆进入棚内，首先把解药喂入梅杏雨口中，然后又顺次解救梅铁风与黄先青，过了约摸一盅茶的功夫，三个人都先后苏醒过来，看见夏侯杰与温玉芹在面前，觉得异常惊奇！

梅杏雨首先叫道：“夏侯大哥！你把魔心圣教中的人全杀死了？”

夏侯杰手摇摇头，她不禁诧然道：“那你怎么前来解救我们呢？”

夏侯杰手指温玉芹道：“那是多亏这位大姐的帮忙。”

梅杏雨望望温玉芹，失声惊叫道：“噢，你不是……”

温玉芹低声道：“梅小姐……！玉芹误投歧途，几伤残生，幸蒙仗义援手，厚恩无以为报。”

梅杏雨连忙握住她的手道：“温小姐！别说这种话，你身受之惨，任何人都无法坐视，何况我们都是女孩子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梅姑娘，等一下再说这些话吧，目前我们必

须从速离开这个地方。”

梅杏雨望望他手中的剑道：“大哥！你的情剑又夺回来了，那还怕什么，谁都不敢搂你剑锋。”

夏侯杰苦笑道：“能这样就好了。”

梅杏雨忙道：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

夏侯杰知道她好性倔强，在此地吃了大亏，绝不甘心轻易言退，只得告诉她实情道：“剑虽在手，却只能摆个样子来唬唬人，幸好赫连新带着西门玉离开了，郝步芳又深闭在密室练功，我们才可乘机溜走，否则……”

他说了半天，却没有说明真正的理由，梅杏雨自然没有听懂，诧声问道：“难道这柄是假的？”

夏侯杰叹道：“剑虽不假，我们四个人却因为余毒未清，只能行动而无功力，不能再与人交手决斗。”

此言一出，梅杏雨一怔，其余二人也呆住了，各自在暗中运气一试，果然是这个情形。

梅铁风大叫道：“那怎么行，老婆子宁死也不愿如此离去，第一次是为了这小子再三要求，老婆子才装着失手被擒，心中已感到是奇耻大辱，誓必洗雪不可。现在成了事实，而且连雪耻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还活着干吗？”

梅杏雨叫道：“我也不走了，我的慧剑已失了，再加上失去功力，那比杀了我还难受。”

夏侯杰急道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一切才有机会，二位千万不能因意气之愤……”

梅铁风怒叫道：“武林人争的就是一口气，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要走你走吧！”

夏侯杰闻言大急，黄先青比较沉着，他想了一下道：“梅

前辈！我们还是听夏侯兄的话吧，其他的失去了，总还有方法再找回来，唯独生命则不然……”

梅铁风冷笑道：“武当怎么有你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高徒，简直是给你那牛鼻子师父丢人！”

黄先青坦然道：“晚辈倒不是贪生怕死，只是觉得死在这个地方，不仅于事无补，而且这耻辱永无昭雪之日，晚辈尚有师门，或许尚可寄望于他人，您二位却……”

最后的两句话倒是相当有力量，梅杏雨首先被打动了，连忙道：“奶奶！咱们家只剩两个人，一起死在这个地方，有谁能替我们报仇呢，我们是死在魔心圣教的手中，更对不起我们埋在梅园中的那位先祖！”

梅铁风怔了半天，才叹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！梅家这次可是丢人到家了，此仇不雪，我真不知如何以为人。”

梅杏雨又道：“大哥！我们的毒还能解吗？”

夏侯杰皱着眉道：“解药是有的，不过却掌握在赫连新与他两个门徒的手里，只有慢慢地想法子。”

梅铁风一怔道：“在他们手里，还有什么法子可想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前辈，请你相信我，迟早我都会想法子把解药弄到手，这不但关系着我们四个人的生死与荣辱，更关系到中原武林的安危，我们先出去再说吧。”

其余的人不再说话了，夏侯杰知道大家已接受了他的劝告，遂提剑在前引路，温玉芹则走在最后。

来到塔的底层，正要向外行去，忽有一人持剑拦住去路，夏侯杰不禁怔然退步，因为这人正是冰心罗刹步芳，一只手持着夺来的慧剑，另一只伤手却缠着白布。

她朝众人逼视了一眼，然后对温玉芹冷笑道：“你干得好

事，你以为投靠这批人就能逃出本教的掌握了吗？”

温玉芹悚然而颤，竟不敢出声，梅杏雨却忍不住叫道：“魔心圣教对她如此奇虐，怎能怪她叛教呢？”

郝步芳冷笑道：“你自身难保，又想打抱不平了！”

梅杏雨性子何等刚烈，最听不得这种轻视的话，也不管功力已失，她空着双手，扑上去就是拳脚交加地猛攻。

郝步芳一手已残，一手持剑，倒是被她逼得倒退了几步，梅杏雨不肯放松，仍是追了上去。

虽然她失去了功力，拳脚的基础仍在，手下落招相当迅速，她忽地一掌斜切向郝步芳的肩头。

郝步芳一手拿着宝剑，自然占着绝对的优势，可是她多年学武的习惯，养成了一股傲气。

不屑用武器来对付一个赤手空拳的人，因此一支宝剑拿在手里形同废物，而且还占了她的一只手。

梅杏雨这一掌切得很猛，郝步芳也慌了手脚，忘记对方功力已失，这一掌挨上了也无大碍，赶紧用另一只手架了上去。

攻得急，架得快，双手在空中互相接实了，梅杏雨失去了功力，自然无法与郝步芳抗衡，被震得向旁横摔出去。

郝步芳也没有占到便宜，因为她忘记了这只手新近受伤，五指全毁，只剩下了一只秃掌。

尽管魔心圣教的治伤药灵效如神，究竟受伤的时间太短，断指处伤肌尚示长复，一触之下，痛彻心肝。

她神色一厉，目中射出了凶光，再也没有那些顾忌了，手中利剑一探，迳往梅杏雨刺去。

夏侯杰见状大惊，连忙挺剑冲过去挡开，可是他本身的